

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公私合营新气象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378.27
863

公私合营新气象

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(上海福州路五四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

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書号 1330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8/9 字數 11,000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

定价(2) 八 分

目 錄

一个誤会	1
替机器洗个澡	4
老毛病改了	5
老譚当了分店副主任	8
手緊握在一起	10
不讓顧客吃虧	13
小凳子不見了	16
太好了！太好了！.....	17
竹籬笆	20
工具箱上的“囍”字	22
多活 20 年	24
工人厂長和一件“未了的事”	26
剪髮髻	28

一个誤会

今年1月13日傍(讀[旁])晚，上海新中國鐵工厂的工人們，看見厂里的資本家从區里開会回來，手里拿了一張“机床工業公私合營籌備委員會(〔委〕讀[偉])成立”的喜帖，大家都以為是自己工厂已被批准合營了，高興得不得了。青工邵康才(〔邵〕讀[紹])、應忠富等六、七個人，馬上跑到隔壁裕丰染織厂(〔裕〕讀[雨])去借鑼(讀[羅])鼓，不一會兒，鑼鼓隊鬧洋洋地敲(讀[橋])進了厂里。職員們也忙着剪囍字、寫橫幅(讀[福])，把大門裝飾(讀[世])得完全變了樣。這一天大家忙到晚上10點多鐘，鑼鼓也敲到10點多鐘。

第二天一早，隔壁的鑫泰拉絲厂(〔鑫〕〔泰〕讀[新][太])工人，看到新中國鐵工厂門口貼上了囍字，馬上前來道喜，鑼鼓聲、爆竹

（〔爆〕讀〔報〕）聲鬧個不停。一陣熱鬧過後，工人們就等同業廠來報喜，可是等了半天，也沒有動靜，大家都奇怪起來。等工会干部和



“北京全市私营工商業都公私合營了，上海馬上也要全市公私合營，還分啥‘机床’‘內燃机’呢？讓喜報高高掛起吧！”

趙延年画

區工會一联系，才知道是搞錯了。原來新中國鐵工廠是屬於“內燃机（〔燃〕讀〔然〕）”工業，而不是“机床”工業。

那么囍報貼出了，怎么办呢？有个工人就說，把囍報、橫幅都拿下來吧。可是，他的話剛出口，很多工人都接上說：“为什么要拿下來？北京全市私營工商業都公私合營了，上海馬上也要全市公私合營，還分啥‘机床’、‘內燃机’呢？讓囍報高高掛起吧！”

（這文章登在1956年1月16日勞動報上，文字經本社改動了一些。）

替機器洗个澡

上海私营友益棉織厂的湯姆金（〔姆〕讀〔母〕）台車間里，已經好几年沒有大扫除了，机台上的油垢（讀〔够〕）厚厚一層，不但車子速度越轉越慢，而且出的次品很多。

合营喜訊傳出后，工人們紛紛訂出保證書，要提高質量，迎接合营。小組長就提議說：“我們來一次大扫除好不好？”話沒說完，工人技術員孫文耀（讀〔要〕）搶着說：“人逢（讀〔逢〕）喜事都要理髮（讀〔法〕）洗澡（讀〔早〕），为了迎接合营，我們替湯姆金台車洗个澡！”这个建議得到全車間工人的擁護，於是大家動手，在三个鐘頭里就把机台弄清爽了。現在，一眼望去，机台都是亮晶晶（讀〔京〕）的，看看也高兴。

（这文章登在1956年1月16日勞動報上，文字經本社改動了一些。）

老毛病改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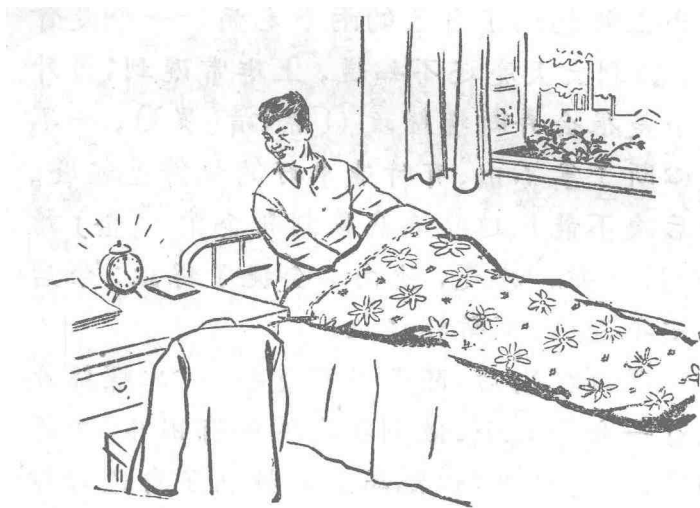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1月3日，上海錢鏞記电机厂（〔鏞〕讀〔用〕）青年工人陈荣昌（讀〔唱〕），在听到工厂快要公私合营后，心里真有說不尽的高兴。但他馬上就想到了自己的两个毛病：一个是貪睡，睡到大天亮还不知道，上班常遲到；另外一个是很会弄断螺絲攻（〔螺〕讀〔罗〕），一不当心断了拿不出，有时連車好的机件也報廢。今后决不能把这些毛病帶到新企業（〔企〕讀〔气〕）中去。於是，他向工会提了保証：今后一定不遲到，不断螺絲攻。

保証提出后，陈荣昌可有些担心：螺絲攻只有一分半大小，做到不断的确有困难；要是断了，又怎么办？但他馬上又批判了自己的这种思想，他想：怕困难，还像企業的主人嗎？

提出保証后的第一夜，小伙子睡睡醒醒

好几次。到了清早五點鐘，他可再也不想睡了，就准备在放工后，去買一只鬧鐘來，以后就可以按時起床了。这天，他到厂時，离上工还有 20 分鐘。

上工后，陈荣昌拿起絞手（〔絞〕讀〔交〕）就想到：現在一分一秒（讀〔苗〕）都是为着社会主义，攻螺絲要更加当心，决不能断。我要做時間的主人，机器的主人。



那天以后，每天早上一到 5 點鐘，他的鬧鐘响了，他也就起來了。

趙延年画

那天以后，每天早上一到5點鐘，他的鬧鐘响了，他也就起來了。果然，12天來，他沒有斷過一只螺絲攻，也沒有遲到過一分鐘。

(這文章登在1956年1月17日勞動報上，
作者是建平，文字經本社改動了一些。)

老譚当了分店副主任

上海信大祥棉布店分店老店員譚國謨（〔譚〕讀〔談〕，〔謨〕讀〔模〕），已是50多歲的人了。他最近才被提拔当分店的副主任。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他看到公私合营的新招牌掛上了店門，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兴和感動。

在舊社会里，店員的職業是沒有保障（讀〔帳〕）的。这位老店員也和别的店員一样，怕老板叫他卷舖盖，他常常唸（讀〔念〕）着这样一首順口溜（讀〔留〕）：“一樂天对面，信大祥布店，大塊头經理，碰碰停生意。”今天，这位老店員竟做了新商店的副主任，他可真有些怕干不了。店里的伙伴們知道了，都鼓勵（讀〔利〕）他說：“老譚，大胆干吧，我們全力支持你！”老譚看到大家这样支持他，心里当然高兴，但他覺得自己責任重大，就說：“我虽然做

了30多年店員，有一些業務經驗，可是現在要做好分店副主任，担当起改造企業和改造資本家的双重責任，還得從頭學起。我一定勤勤懇懇（讀〔肯〕），虛心學習，依靠黨和羣眾，把國家交給我的工作做好。”

（這文章登在1955年12月29日勞動報上，文字經本社改動了一些。）

手緊握在一起

1954年11月21日，上海廣東路源昌興棉布店(〔源〕讀〔元〕)的職工們，曾經開过一次工會小組會。事情很湊巧，1955年的11月21日，源昌興的職工們，又開了一次工會小組會。相隔整整一年的兩次小組會，討論的內容不同，大家的情緒(讀〔許〕)也不同，但解決的問題却是一個。

1954年的那次小組會，是解決翁維高和胡超琛(讀〔趁〕)兩人的吵架問題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有一次，兩人進貨回來覆(讀〔服〕)碼(讀〔馬〕)，一個說絨布(〔絨〕讀〔容〕)缺90公分，一個說缺2公尺，誰也不肯覆驗，誰也不肯認輸，便吵了起來。在小組會上，兩人承認了錯誤，認識到工人階級內部不該鬧不團結，但是，兩人並沒有和好，一年來，兩人沒講過

一句話，誰也不理誰。

1955年那次小組會的內容，是漫談企業被批准公私合營後的感想。在會上，翁維高說：“企業要合營了，我特別高興！只是還有一件心事沒有了結：就是我和胡超琛有一年沒



在熱烈鼓掌聲中，兩只右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了。 趙延年畫

講話了，合營後我們還能這樣不團結么？當然不能！我真希望和胡超琛握一握手，從此團結起來，一同搞好合營工作。”

他說這話時，胡超琛也正在這樣想。所以一等翁維高說完，胡超琛就站起來，把手伸了過去。他們在熱烈鼓掌聲中，兩只右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了。

（這文章登在1955年12月17日新聞日報上，文字經本社改動了一些。）

不讓顧客吃虧

有一天，上海公私合營嵩山區絨絨商店第二分店（〔嵩〕讀〔松〕）的營業員正忙着接待顧客的時候，營業員徐鳳章突然跳起來說：“糟（讀〔造〕）了，一筆賬算錯了！”原來他剛才接待一位農民模樣的顧客時，把一磅（讀〔幫〕）裝的團絨絨，錯算成一斤裝的價錢了。當他發現時，那位顧客已經走了。他就託旁邊的營業員替他接待顧客，自己連忙到外面去找。

他記得那位顧客提着一只木箱子，這是個記號。不久，在一條馬路上，徐鳳章終於追上了那位顧客，將多收的錢退還給他，還向那位顧客道了歉（讀〔欠〕）。

當天晚上，第二分店專為這件事召開了一次臨時小組會，徐鳳章檢討了自己工作不

細心的缺點。大家都說今后應該吸取教訓。經過討論，便建立了銷(讀[消])貨覆核制度。這



徐鳳章終於追上了那位顧客，將多收的錢退還給他，還向那位顧客道了歉。

趙延年畫